

“百年汪曾祺”系列活动昨日拉开序幕，首场讲座爆满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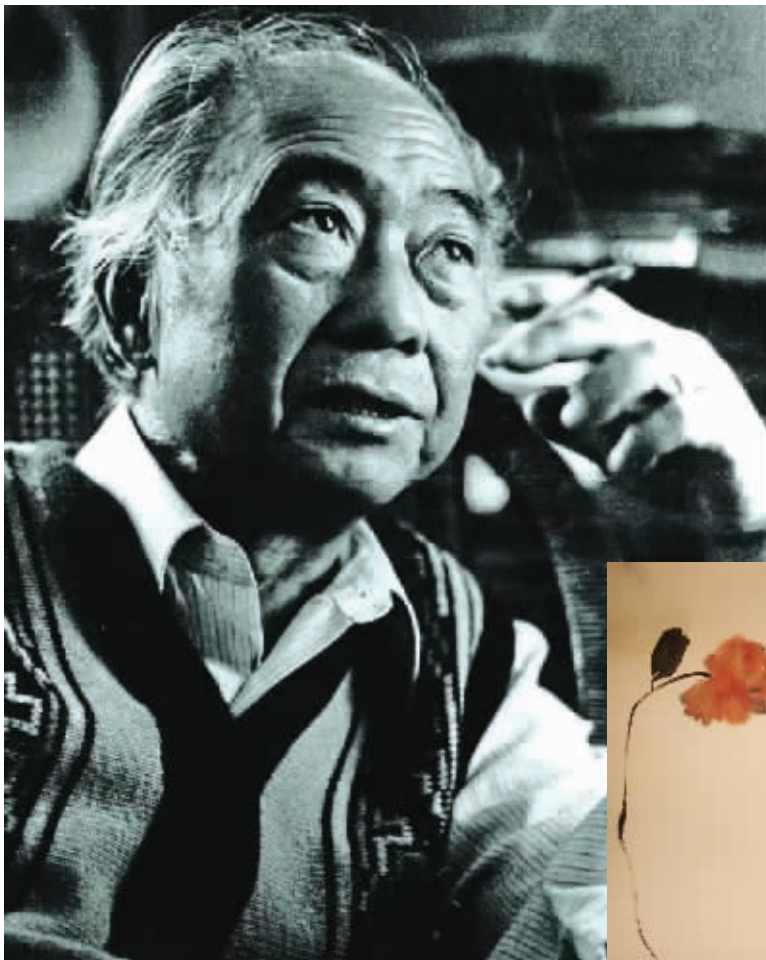
# 贵阳孔学堂汇聚 500 观众 听汪曾祺子女聊“老头儿”



汪曾祺先生子女向孔学堂捐赠《拾读汪曾祺》《宁作我》两本书



“子女眼中的汪曾祺”对谈讲座现场



## 70余幅书画作品 让“汪迷”一饱眼福

这是汪老画作在国内的第二次展出

昨日，溪山翰迹·“百年汪曾祺”公益展正式开展，70余幅汪曾祺书画原作首次亮相贵阳。

据汪曾祺长子汪朗介绍，这一批书画只在汪曾祺的老家高邮展出过一次，贵阳这次是在国内的第二次亮相。展出的物品除了汪曾祺书画原作，还有书信手稿和部分著作，难得一见。

“‘老头儿’不是专业书画家，平时画着玩，属于文人画类型。但是他的画有一种特有的气质，比较随性率真，而且诗画一体，特别是题画的用语很有意思。”汪朗说。

汪曾祺先生曾自述：“我父亲是画家，年轻时画过工笔画，中年后画写意花卉。他没有教过我，只是在他作画时我爱在旁边看，给他伸伸纸。”

受父亲影响，汪曾祺一度想当画家，甚至曾打算考当时在昆明的杭州美专。晚年文名满天下，他仍以涂抹自娱，“用笔、墨、颜色来抒写胸怀，更为直接，也更快乐”。

“我很喜欢汪曾祺先生的画，特别是看到他的原作之后非常激动，从这些作品里可以看到汪曾祺先生是一个对生活充满赤诚，特别有温情的人。”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党委委员、副主任周之江说。

贵州民族大学知名教授韩亚明曾在汪曾祺的书上看过插图，这一次还是首次看到原作。“汪曾祺的画非常真性情，平淡天真，没有故弄玄虚的东西，也不带个人目的或炫耀，只是一种自然流露。”

据悉，在贵阳孔学堂举行的溪山翰迹·“百年汪曾祺”公益展将展出15天，于12月5日闭展。

11月21日，贵阳孔学堂举办的“百年汪曾祺”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序幕。这一天，孔学堂举行“子女眼中的汪曾祺”对谈讲座，汪朗、汪朝讲述了他们眼中的“老头儿”。下午，溪山翰迹·“百年汪曾祺”公益展也正式开展。

今年是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，孔学堂举办“百年汪曾祺”系列活动纪念这位杰出的文学家。据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党委委员、副主任周之江介绍，此次活动之所以落地贵阳，其实有一个渊源。一年前，也就是2019年的12月份，一位中国社科院的博士曾在孔学堂做讲座，当时他提到，2020年正好是汪曾祺老先生诞辰100周年，希望能做一场纪念汪曾祺的活动。今年8月，周之江专程去了一趟高邮，跟汪曾祺的长子汪朗先生见面并聊及此事，两人相谈甚欢，很快就愉快地做了这个决定。

“汪曾祺先生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颇高，在我的眼中，他是现当代最好的散文家、短篇小说家。汪曾祺先生喜欢酒喜欢烟，但

和贵州的缘分却不是很深，这是颇为遗憾的事情，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把这个缘分续上。”周之江说。

“百年汪曾祺”系列活动共分为5个部分，其中包括已经举办的“子女眼中的汪曾祺”对谈讲座；溪山翰迹·“百年汪曾祺”公益展览开幕式；“思想近儒家的汪曾祺”对谈讲座；“三人谈：不一样的汪曾祺”讲座；“老头儿汪曾祺”分享会。

“子女眼中的汪曾祺”对谈讲座座无虚席，到场观众超过500人，汪曾祺在贵阳的“群众基础”可见一斑。就连汪曾祺的长子汪朗都忍不住感慨：“贵阳人很热忱！”

汪曾祺为何有如此大的号召力？其实沈从文就曾夸赞过汪曾祺，称其“大器晚成”，“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且有深度”。在稿酬象征作家地位的年代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曾向汪曾祺约稿，并于1963年1月出版了4万字的小文集《羊舍的夜晚》，当时出版社给的稿酬是千字22元，与郭沫若、老舍齐肩。

据悉，“思想近儒家的汪曾祺”对谈讲座将于11月22日上午举行，作为“汪迷”的几位嘉宾将现场讲述他们与汪曾祺的故事。他们当中包括知名作家王树兴、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资深编辑李建新、著名散文家苏北、著名作家龙冬等，现场还将赠送《宁作我：汪曾祺文学自传》《拾读汪曾祺》等书籍。

当天下午还将同时分场举行两场文化讲座——“三人谈：不一样的汪曾祺”讲座，这场讲座将由贵州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著名作家戴冰主持；“老头儿汪曾祺”分享会在也闲书店进行，汪曾祺的子女汪朗和汪朝以及著名散文家苏北、著名作家龙冬将到场与读者分享。

## 子女回忆父亲汪曾祺—— 作家里的好厨子 晚年浅尝折耳根

汪曾祺女儿汪朝

汪曾祺的长子汪朗、女儿汪朝在现场讲述自己的父亲。原来很多人心目中的“生活家”汪曾祺，自始至终都有一个“有趣的灵魂”。

还有观众提起，读过汪曾祺先生的《端午的鸭蛋》和《受戒》，喜欢他的那句：“四方食事，不过一碗人间烟火”。汪曾祺先生在生活中是一个怎样的人？是否如作品里面那么闲淡，还是老顽童类型？

### 为下馆子，月底借钱度日

“小时候，‘老头儿’经常带我们去吃好吃的。”

汪朗说，上世纪60年代初，“老头儿”的工资是100块钱，母亲的工资是120块钱，基本上都花在了饭馆里。“晚上父母不做饭，都上街去吃，两三块钱够全家吃一顿。结果经常一到月底家里就没钱了。我妈就去找她的同事借10块钱。她嫌丢人，都是连招带打地叫我和妹妹去借。”

汪朝说，就算家里要做饭也是“老头儿”做，还一点不马虎，擅长厨艺的动力是他好吃，而且他是追求完美的人，吃饭也一样。

“我没有继承到‘老头儿’的文学天分，但在吃吃喝喝的方面继承得稳稳当当的。”在长子汪朗的眼中，父亲是作家里的好厨子，他首先是作家，然后才是厨子，这一点是他不同于大部分“吃货”的地方。

### 虽然好酒，但写作时滴酒不沾

除了喜欢吃，汪曾祺生活中还离不开酒，但写作的时候却滴酒不沾。

“‘老头儿’每天喝酒，但总是自己喝烂酒，给客人喝好酒，还让客人带走。”汪朗说，“‘老头儿’在厨房放着一瓶白酒，经常做着饭就喝一口，我家闺女看见了就大喊‘爷爷偷喝酒了’，他连忙说‘料酒料酒，我做菜呢。’”

### 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

在汪朗的记忆里，“老头儿”其实不太爱交朋友，或者说交朋友有选择性，他更愿意和年轻人交朋友。

散文家苏北就是汪曾祺的“忘年交”。苏北曾追星族般手抄了4个笔记本的汪曾祺的小说《晚饭花集》并邮寄给汪先生，后来他上鲁迅文学院时，有一次遇见汪先生在上厕所，就将汪先生堵在厕所，问他笔记本是否收到，借机将汪先生拉到宿舍，从此开始了与汪先生的交往。

汪朝说，还有一位山西矿工也是疯狂“汪迷”，他经常跑到家里来要拜师学艺，“老头儿”禁不住软磨硬泡指点了几次，后来觉得他写的东西实在没有什么突破，就跟这个矿工说，出去后不要说是他的学生。“这个人特别执着，现在都还跟我们有联系。”

### 忌惮折耳根，多年以后敢吃了

在很多读者的眼中，汪曾祺是个吃货，却对贵州人最喜欢的折耳根退避三舍。但汪朗说，1992年“老头儿”来贵州出差，在毕节看见当地人吃折耳根，也跟老乡买了一些带回家，做成菜后尝了一点，似乎已经可以接受折耳根的味道了。

最后，汪朗说：“我参加这场活动有三个没想到。一是没想到贵阳有孔学堂这么一个有特点的文化机构；二是没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的人来现场，我很感动；三是没想到听众能够提出那么有深度的问题，这说明他们还是看了不少‘老头儿’的作品。”